

【休闲地】

□竖子

# 心灵之旅

寻泉之旅,本意只是生态游。但是一路走来,明明是在青山绿水中穿行,却感觉像在历史烟雨里穿越。有历史,有文化,有生态,有遗存。每一处泉水,都有一部厚重的历史,都是文化的滥觞。让人不知不觉间沉下心来,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反”。走着走着,脚下走的“道”和人生悟的“道”就慢慢重叠了。

泉源文化节推出的五条寻泉线路,我最喜欢锦云得道线。虽然这条线距离最短,景点最少,但却处处都是经典,让人流连忘返。

锦云得道线,顾名思义,所谓锦云,是指线路主要沿锦云川方向铺开;所谓得道,是指这条线上的景点,都跟文化信仰有些关系。旅游,是分层次的。往浅里说,在自然山水里流连,逃离都市的浮躁和喧嚣,让心灵得到片刻的放松和休闲;往深里说,怀古者可以向历史的深处探幽,览胜者可以沿文化的脉络溯源,沉思者可以叩问自己的灵魂,从红尘物欲的种种羁绊和迷失挣脱,向着人性本来面目回归——这也就是真正的“得道”了。

锦云得道线四个景点,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泉水,而是泉水孕育出的历史和文化。现代的文化信仰,传统的释道文化,民间的朴素愿望,在这里都有体现。各种社会阶层,各种文化层次的寻根者,都可以来这里朝圣,在青山绿水之间静下心来,让心灵接受洗礼。

从乐沃出发,第一个景点是老泉眼泉。泉眼位于尹家店

村内西南,泉呈井状,深3.5米,水自井下岩缝流入,水质甘甜,四时不涸,供村民饮用。泉南20米有一长12米、宽8米的水池,在盛水期,泉水就会从泉眼里自流到泉池,村里的妇女就在这泉池里洗洗涮涮,说说笑笑,充满了山村的生活情趣。值得一提的是,泉眼的井台是用青石板铺的,其中一块石板上依稀能够看到字迹,是清代萃文堂的碑文。石碑见证了上百年的历史风雨,如今却被每天取水的人,踩在脚下,让人不胜唏嘘。萃文堂现址是济南战役山东兵团指挥所纪念馆,距泉眼不到二百米。1948年9月,许世友、谭震林就是在这里发出命令指挥解放济南战役。作为济南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这里是南部山区红色信仰的朝圣地。

第二站是圣池泉,位于北道沟村圆通山下的的普门寺旧址。穿过村庄到山根,首先看到的是“官井”,一个石砌的方形井台。井台两侧矮墙里面嵌着两块不知什么年代的石碑。井台上架着铁制的轱辘头,很有趣。井台正对着上山的甬道,石砌的井栏不知建于什么

年代,因为文革期间的破坏,石栏有些损坏,雕刻也不完整,除了沧桑厚重,看不出当时的做工。长方形的泉池,有一两米见方,池壁上有一颗龙头,泉水就从龙嘴里淌出来。因为水量大,多数时候龙头被淹没在水下,听不到水声。泉水静谧幽深,却又清亮鲜活,既古老,又年轻,这一对矛盾的气质,在泉池里达成了和谐。

第三站上水泉,位于南道沟村。沿着山峪一直往南,行至山穷处,就是水生时。山峪走到头,三面都是峭壁。沿着右首的台阶一直上去,就看到了上水泉。与前两处的井泉、池泉形态不同,上水泉是崖壁状。崖壁上有“上水泉”三个大字,雨季时整个崖壁处处滴水,形成水帘。到了冬天,这些水帘会形成冰瀑,这在南部山区诸多泉水里别具一格。其实上水泉的主要出水口是一条岩缝,水哗哗地淌出来,汇进半封闭的蓄水池,然后沿着池里的水管自流到村里,供村民饮用。前段时间对上水泉提升改造,拉了上护栏,修整了汇水槽,景观水和饮用水适当分离,使得泉水景观提升不少。因为很多市民驱车来这

里取水,所以还在台阶下专门设立取水方便市民。

最后一站是双白虎泉,位于子房洞景区内。泉水景观不如前三站。泉水通过地下涵洞,直接引流到景区外面,供应村里用水。地表看到的是一个广场,上面有两个石亭。每个亭下面都有仿制的古井,写着“双白虎泉”的字样,其实并不与泉水相连。之所以把这眼泉编进寻泉线路,是因为这里的道教文化。传说西汉开国谋士张良退隐后就是在这里修仙得道。泉水上方长着一株巨大的黄楝树,据说是张氏手植。树高近二十米,树冠荫有半亩,号称“华夏第一黄楝树”。

寻泉之旅,本意只是生态游。但是一路走来,明明是在青山绿水中穿行,却感觉像在历史烟雨里穿越。有历史,有文化,有生态,有遗存。每一处泉水,都有一部厚重的历史,都是文化的滥觞。让人不知不觉间沉下心来,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反”。走着走着,脚下走的“道”和人生悟的“道”就慢慢重叠了。把一次简单的旅程,变成身、心、灵共同的行程。

【口述城事】

## 干家子

□张洪启

今天,我第一次来劳务市场找活儿,心里怯怯的。劳务市场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马路边,马路边有一条河,河沿边挤着一大溜民工。

站在我身边的是位刷墙漆的涂料工,手拿着一把带着长杆的涂料滚儿,头戴一顶用报纸折叠成的纸帽,纸帽左侧面有几个显眼的黑体字“转基因”、“安全”之类的,有的地方还被涂料遮住了,看不清。浑身的衣服上也布满了斑驳的涂料。相比之下,我发现涂料工左腿的牛仔裤上涂料少一些。也许涂料工发现了我在盯着他的左腿,就拿起涂料滚儿在自己的左腿上滚了几下。

我说,这人有毛病吧?浑身脏兮兮的涂料不洗也就罢了,也许是手头接的活儿赶得紧,没顾上洗,他却好,还故意往身上滚涂料,真是神经病。而我在他旁边一站,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我上身穿一件淡绿色条纹的夹克衫,下身穿一条蓝色牛仔裤,一双蓝条纹休闲鞋,时尚,干净利落。我暗自坏笑,就你这脏兮兮的样儿,谁愿意找你干活?

这时,一辆金杯车驶来,靠近路边停下,路边的民工们呼啦一下潮水般涌向金杯车。“老板,您有啥活儿?俺帮您干中不?”“老板,俺是木工。”“老板,俺是瓦工。”“老板,您砍玉米秸,种大蒜不”……

老弟,还愣着干啥?抢活儿去啊?一位中年男人冲我说。中年男人肩挎帆布包,包里盛着瓦刀、水平尺,他五十来岁样子,穿着跟我一样干净利落,看样子是位瓦匠。“哦,大哥,这……这还兴抢的?”“唉!一看你就是个生手,我先去了。”

头一次来劳务市场,我还真有点抹不开面子,尤其是抢活儿,拼个你死我活的,我还真张不开嘴。可既然来了,鸭子趟水——随大溜吧。“老板,您看我能帮您干啥活儿?”我费了吃奶的劲儿终于挤了进来。“你?帮我干活?”那个要招工的人用怀疑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。

“别开玩笑兄弟,您比我穿得都好,您能帮我干活?咱哥俩坐一起喝酒闲聊还差不多。”那人越过我,看中了刚才那位在自己身上滚涂料的涂料工。“老板,我今天都干了三家的活了,您看,我这浑身的涂料,还没顾上洗呢。”“恩,不错,是位干家子,跟我走吧。”

金杯车带走了涂料工,围观抢活儿的民工工作鸟兽散,又回到路边等活儿。我找到那位刚才和我说话的瓦匠哥,问刚才那个老板说我穿得好,干活不行。为啥?我穿得好吗?一身减价处理的衣服。瓦匠哥说,老弟,身上干净没饭吃,我本来也想穿身带泥的衣服来,谁让我偏偏娶了个爱干净的老婆呢,没办法。

眼看残阳映晚霞,一拨拨的民工相继被一拨拨的招工者领走,只剩下了我和瓦匠哥。我忽然有所顿悟,脱下上衣,扔到路边护城河河岸的泥土上,用脚踩了几下,穿上,又抓了几把泥土在蓝色牛仔裤上抹了几把。不一会儿,一位蹬着三轮车的络腮胡子大叔来到我面前,问我会干啥活儿,我说你看我这一身的土,刚刚种了一亩大蒜回来,你想要干啥活儿的?络腮胡子大叔说,恩,不错,是位干家子,跟我走吧,帮我种大棚去。我说大叔,这儿还有位瓦匠,你一起带着吧,给你修修大棚啥的。他是瓦匠?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料。

今天,我第一次来劳务市场找活儿,活儿找到了,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坐在络腮胡子大叔的三轮车上,望着渐行渐远的瓦匠哥,心里一阵酸楚。

【历下亭】

□李振声

领秀城我住的楼下有套单元房,原来的主人刚刚装修完毕,却因随儿子移居国外要转手卖掉。那天见到一位姓张的新主人搬来入住了,我问他多少钱买的,他说一千一百万,吓得我差一点吐血!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,那人笑了,说房子一百万,邻居一千万!见我仍是一头雾水,他解释说:“大千世界,茫茫人海,只有我们能成为邻居,这叫缘分。好邻居千金难求,我要花千金来寻觅知音。”

一番言论令我对他刮目相看!仔细一瞅,此人四十多岁,个头不高,身体微胖,秃顶圆脸,慈眉善目的外形很容易让人把他与一尊佛联系在一起。可能自小就有风趣幽默的天性,他的父母给他起名叫笑天。

笑天见谁都打招呼,而且很会开玩笑,见到美女就夸真漂亮,不漂亮就夸真有才,既不漂亮也无才气就夸真气质,连气质也没有的就夸身体真

棒,身体亦不算棒的就夸你的名子真好听……尽管知道这是恭维玩笑,但听者并不反感,甚至感觉比较舒服。笑天说人活的是一种心气儿,心情舒畅才能长命百岁。为什么有人口无遮拦,与人交往时非要说些难听丧气话让人添堵呢?说明他还没活明白。笑天寻觅知音的第一步迈得很成功,来了没有几天就和大伙混得烂熟,大家亲热地叫他“开心果”。

笑天风趣大度,遇到突如其来其来的难堪事件,往往能以特有的幽默自我调侃借坡下驴。一次我在凉台上浇花,不小心把水洒到了正在楼下抽烟的笑天头上。在我无比自责不知所措的时候,笑天抬头看看,冲我笑了:“老哥看我头上没长毛,想浇点水催生一下是吧?别费这个劲了,我给它浇得水都快淌成河了,白搭!”顿时让我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。

我们小区是个新区,正在

完善设施,施工和勤杂人员比较多,有些人不太注意,把小区的公用厕所弄得脏乱不堪,有的甚至男女不分,一次有位女士如厕却见一个男的蹲在那里还拨打了“110”。前两天,人们突然看到厕所门口贴出一副对联,上联“男男女女兵分两路不可乱入”,下联“叮叮咚咚一身轻松注意卫生”,横批“贴近文明”,字体飘逸,对仗工整。这一杰作出自笑天,笑天说作为知音要相互解忧。还别说,自从对联贴出后人们见了忍俊不禁,再如厕时自然讲究了许多。

笑天认为,知音越多越好,一两个人太少,要让全小区的邻居都亲如手足。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,发动小区居民自编自拍一部社区电视剧,这个想法一经提出,立即得到了热烈响应,大家的情绪空前高涨,个个踊跃报名。笑天发挥在电视台工作的优势,既当编剧又当导演,把小区内那些家长里短

# 我的“开心果”邻居

# 柔软的城市

【80后观澜】

□简墨

这是一座柔软的城市。它毫不尖锐,尖锐的事物在它面前不起作用:比如暴力,比如时间。它销蚀一切,甚至销蚀了时间;它安详乃至慈祥,照着泰山南、黄河北的一切;它了无心机,还不重利轻义,甚至搞得有点颠倒;它柔软以至成水,具有改变所有的力量。

这座城市是水做成的,就连名字,也由一条曾流经老城腹地的河流而来。它是济南。

伟大的造物者创造过两个月亮,一个丢在天空,一个碎到了大地上。它们是济南的泉。

泉中翘楚,该数趵突泉吧?它让水也有了直立行走的力量——你难道不认为,那样热烈、决绝的喷涌,是水的认命的行走?当万物合眼,静

静地睡去,只有它,少女趵突,揣着滚烫的心脏以及去到远方的念想,倔强不屈,把一次次的喷涌,变成了一次次的孤旅……

说到泉,就得提柳。柳是造物者恩赐这座城市的第二份礼物呢,粘在一起不可分,像油条和豆浆、鸟儿和飞翔。有水的地方就有柳。它们是这座城市几千年来不离不弃的好居民。

当春天慢慢隆起小腹部时,柳絮都飞起来,柳树的心都飞起来。夏柳不用说了,那个绿啊,绿得要扑上衣襟来!没有疆域地绿,没有王法地绿,砸开枷锁要自由地绿。到了秋天,即便深秋,就算过了秋分、霜降、小寒,直至大寒,叶子也不带黄的。你最多看到它们绿中带黄,

黄中带绿,金丝缕缕的,倒有点春天初始时那种鹅黄的味道,安静又神圣。直到春节临近,最冷的那一小段时间,它们才不慌不忙地落下,像展开着一树一树的鸟翅。

听老人说,最晚掉叶子的树来年长叶最晚,比如石榴、枣树,然而你看,转过年来不久,柳树的“小乳牙”就又冒了出来。一眨眼的工夫,灰褐、棕红、鹅黄、嫩绿、墨绿……它们就这么变换着颜色,安静,清甜,略带羞怯,而铁骨内含,简直都值得科学研究一番了。老去的柳树也好看,铁线垂悬有序,根根透风,在蓝天上垂钩麻雀,直接长成一幅倪云林的画儿。

受泉和柳的浸染时间长了,一城的人差不多一样眉目

